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監生臣劉天綸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二

宋　衛湜　撰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鄭氏曰獲得也不獲乎上言臣不得於君則不得居位治民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言知善之爲善乃能

行誠

孔氏曰此明為臣為人皆須誠信於身然後可也

河南程氏曰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名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伊川又曰這一箇道理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只是人不道他這裏知此便是明善　又曰明善在明守善在誠

又曰人患事物繫累思慮蔽錮只是不得其要要在

明善明善在乎格物窮理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理伊川又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唯進誠道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明道又曰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

藍田呂氏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則人之所以信於朋友者豈聲音笑貌為哉

内誠盡乎父母内行孚於家人則朋友者不期信而信之矣故曰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獲乎上者有善而見信有功而見知所施於民者莫非善也不獲乎上者德進而見忌功高而見疑身且不保尚何民之可治哉故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建安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故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内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

得民此舜之允塞所以五典克從也

延平楊氏曰不明乎善雖欲擇之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故欲誠乎身必先於明善不誠乎身則身不行道矣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況能順其親乎故順乎親必先於誠身不順乎親則於其所厚者薄也況於朋友乎故欲信乎朋友必先順乎親夫責善朋友之道也不信乎朋友則其善不足稱也已而欲獲乎上不亦難乎不獲乎上則身不能保況欲治其民乎不

可得也　又曰反身者反求諸身也蓋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　又曰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多至於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章第五節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

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夫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可以諛說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

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理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則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强爲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

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修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修身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又曰此章之說雖多然亦無大得失唯楊氏反身之說爲未安耳蓋反身而誠者物格知至而反之於身則所明之善無不實有如前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而其所行自無内外隱微之殊耳若知有未至則反之而不誠者多矣安得直

謂但能反求諸身則不待求之於外而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而無不誠哉况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離去事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尤非大學之本意矣　又曰原道中舉大學却不說致知在格物一句蘇子由古史論舉中庸不獲乎上後却不說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二句這兩箇好做對司馬温公議儀秦處說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却不說居天下之廣居看得這樣都是箇無頭學問

海陵胡氏曰必先得上之信任然後道得以行民得以治朋友信之然後聲譽聞達可以取信於上朋友未信況可取信於君乎閨門之内其親且未能順朋友肯信之乎順親有道當以至誠自持其身何者凡所為善則親喜悅所為不善則親愧辱故不能以至誠自持則不順其親矣事有善惡若誠於惡則失所以誠身之道當明於善而固執之然後可以誠身矣

廣安游氏曰此言為人輔相佐其君治天下之道也

天子之相名為人臣實行君之事治君之民用君之爵祿以為賞用君之刀鋸以為罰生殺進退皆得專之此之謂宰相之事不如此不可以為政然必得其君然後可以如此然獲乎上必信乎友舜之道信於四岳而後獲乎堯禹之道信於契臯陶然後獲於舜周公不為召公所說則周公以為憂求所以釋召公之意而作君奭召公既說周公獲乎成王矣管仲見信於鮑叔而獲乎威公子產見信於子皮而獲於鄭

伯古之人臣莫不如此然不順乎親則不能信乎朋友蓋君子之道自内以及外自近以及遠於其親而不順況能及他人乎孟子論舜專言其得乎親而後可以治天下此章所言全以舜爲法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舜爲堯相上獲乎堯下見信乎禹稷契皐陶其道蓋出於此順乎親又必反諸身舜之事親正如此瞽瞍不豫常反求諸已負罪引慝終至於瞽瞍亦允若志誠感神此順乎親必

反身以誠而後可也誠身有道必明乎善舜之誠身亦本於此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記曰舜其大智也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此則舜之明善也不明乎善則下不知人上不知天而不得中庸不得中庸則不能誠身矣

東萊呂氏曰此段蓋自末至本居下者固欲有獲於上不知所以獲者自有道擎跽曲拳豈足以獲於上直言正諫豈足以獲於上甚者乃云我能取信自然

獲於上不知其平日之心不誠信安能一旦爲誠信須是平日見信然後可故曰不信於友不獲於上矣信於友者又須是能悅親如不能悅親於朋友交際間雖有誠信而非發之於內常時固可遮藏偶然遇一大君子則不能掩故曰不悅於親不信於友矣悅親有道非三牲五鼎爲足悅親須是承顔順色方爲悅親又須是出於誠誠者乃與生俱生固結而不能自解故曰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此章一句緊一句

漸漸入來蓋明善乃理之極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相繼者亦不過明善於明善之外更無所加損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止是要從近處看今之人其於事親從兄事上交友之際固有時乎中理然有時又差了蓋雖到九分九釐盡有一毫差則併前都差如行九十九里忽差路頭則都不濟事此所以要明善明善要明得盡居仁

范陽張氏曰人性皆善特吾學非其道而世無師友

以指示之耳使吾知格物致知之學内而一念外而萬事無不窮其原流窮其終始窮之至於極盡之地人欲既盡一旦豁然則惟善昭昭無可疑矣此所謂一日克己天下歸仁焉故誠之為用無不感動以此事親則吾親感動而無不悅以此交朋友則朋友感動而無不信以此事上則在上感動而無不獲以此治民則天下感動而無不治是故不憂民之不治上之不獲朋友之不信親之不悅獨憂身之不誠善之

不明耳使明乎善則吾身吾親吾友吾君吾民之機皆已總攝乎此矣

新定顧氏曰所謂善者何如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又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曰萬物皆備稱其善也曰安宅曰正路喻其善也善之爲言美也窮天地亘萬世所謂事物皆於此乎出譬如枝葉之生於本根是故事物有大小而此善無大小事物有高下而此善無高下事物有變遷而此善無變遷

事物有彼此而此善無彼此非有氣也而氣皆於此乎出非有形也而形皆於此乎生故有行焉而人莫能禦是謂正路有居焉而人莫能移是謂安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自得於我無羨於彼是謂萬物皆備事物莫之能及也故謂之善伏羲之為易堯舜禹之相傳以中箕子之言皇極孔子之言仁惟此善也子思子之為是書始明之以天命之性中目之以至誠末以為上天之載異時孟子又明之以仁義亦惟此

善也能明此善則知身果不可以不誠

晉陵喻氏曰夫子之教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公卿乃與事父兄等逮德下衰士或以事公卿爲恥夫子其知之矣故以是垂教焉其事君盡禮人至以爲諂其棲棲於行道人至以為佞後世之君子視孔子不翅千萬也而天下之人莫有疑其諂佞者是其有過於孔子哉蓋其於天下無孔子皇皇之心不以得君行道爲已任無孔子之德行而不敢自信無

孔子之毋我而不能忘其己私故終於𨰲𨰲然無翻然而改者也如此則夫諂佞之譏又何疑哉噫無怪乎道之不行而斯民之不受賜也安得以孔子中庸之道告之

延平周氏曰信乎朋友是内足以自信而外則足以取信此上之所以獲而民可得而治也故孔子之教止於信而漆雕開之學亦主於信

吳興沈氏曰上既言事豫則立至道前定則不窮之

義此復申以明善推而至於民可得而治蓋一理也
特子思欲理明而事切故諄諄反覆言之能明乎善
即所謂豫也性之至善自本自根無昏迷之間人偽
一萌則失先見之明而善不復見矣惟於喜怒哀樂
未發之時即事而明不為物感則性善明矣明乎至
善則一性之間無一毫人偽皆天理之自然以之修
身則誠以之事親則順以之交朋友則信以之在下
位則必獲乎上以之在上位則必得乎民無所往而

不當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鄭氏曰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因誠身說有大至誠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勸人學誠其身也果猶決也

孔氏曰此經明至誠之道自博學之以下申明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事鄭註大至誠則經云誠者天之道聖人是矣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謂身有事不能常學習須勤力學之措置也言學不至於能則不置必待能之乃已也以下諸事皆然

濂溪周氏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又曰聖人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河南程氏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為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云云　又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明道　又曰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敬則有意在　又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勉而中思而得何止有差等耳是相去懸絶不勉而中即常中不思而得即常得所謂從容中道者指他人所

見言之若不勉不思者自在道上行又何必言中不中不勉不思亦有大小深淺至於曲藝亦有不勉不思者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摹雖畧相似其意味氣象逈別須心潛黙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伊川

問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爲常人言纔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勉強至於知穿窬不可爲則不待勉強是知

亦有淺深也古人言樂循理謂之君子若勉強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強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伊川又曰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終之須以知爲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饑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爲不善只為不知知至而至之知之事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

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四者皆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能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即能終之　又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又曰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伊川　又曰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

涸濁久自明快伊川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劒而後悟筆法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伊川又曰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爲不思而自以爲得者未之有也　問人有日誦

萬言或妙絶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唯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自能變得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強

橫渠張氏曰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又曰以心求道正猶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知彼爲不思而得也　又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耳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言命可以言遇　又

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藍田呂氏曰誠者理之實然致一而不易者也天下萬古人心物理皆所同然有一無二雖前聖後聖若合符節是乃所謂誠誠即天道也天道自然無勉無思其中其得自然而已聖人誠一於天天即聖人聖人即天由仁義行何思勉之有故從容中道而不迫誠之者以人求天者也思誠而復之故明有未究於

善必擇誠有未至所執必固善不擇道不精執不固
德將去學問思辨所以求之也行所以至之也求之
至非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不足以化氣質　一本云
誠者理之實致一而不可易者也大而天下遠而萬
古求之人情參之物理皆所同然有一無二雖前聖
後聖若合符節理本如是非人私知之所能爲此之
謂誠誠即天道也天道自然何勉何思莫非性命之
理而已故誠者天之道性之者也誠之者人之道反

之者也聖人之於天道性之者也賢者之於天道反之者也性之者成性與天無間也天即聖人聖人即天縱心所欲由仁義行也出於自然從容不迫不待乎思勉而後中也反之者求復乎性而未至雖誠而猶雜之僞雖行而未能無息則善不可不思而擇德不可不勉而執不如是猶不足以至乎誠故學問思辨皆所以求之也行所以至之也君子將以造其約則不可不學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不問未至於精

而通之則不可不思欲知是非邪正之別本末先後之序則不可不辨欲至乎道欲成乎德則不可不行學以聚之聚不博則約不可得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爲學之道造約爲功約即誠也不能至是則多聞多見徒足以餙口耳而已語誠則未也故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學者不欲進則已欲進則不可以有成心有成心則不可與進乎道矣故成心存則自處以不疑成心亡然後知所疑矣小疑必小

進大疑必大進蓋疑不安於故而進於新者也顏淵學爲孔子而未得者也故疑之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皆疑辭也孟子學爲舜而未得也故疑之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亦疑辭也所謂疑者患乎未知也如問之審審而知則進孰禦焉故曰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學也問也求之外者也聞也見也得之外者不致吾思以反諸身則學問聞見非吾事也故知所以爲性知

所以為命反之於我何物也知所以名仁知所以名義反之於我何事也故曰思則得之不思則弗得也慎其所以思必至於得而後已則學問聞見皆非外鑠是乃所謂誠也故曰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理有宜不宜時有可不可道雖美矣膠於理則亂誠雖至矣失其時則乖不可不辨也辨之者不別則不見不講則不明非精義入神不足以致用故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四者致知之道而未及乎行也學

而行之則由是以至於誠無疑矣知崇者所以致吾知也禮卑者所以篤吾行也學之博者莫若知之之要知之要者不若行之之實也行之之實猶目之視耳之聽不言而喻也如日月之運行不可得而已也篤之猶有勉也篤之至於誠則不勉矣行之弗篤猶未誠也故曰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者君子所貴乎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柔者可進於強愚者可進

於明不能勝氣質則雖有志於善而柔不能立愚不能明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反其同而變其異也思誠而求復所以反其同也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所以變其異也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學問之益乎故學至於尚志以天下之士為未足則尚論古之人雖質之柔而不立者寡矣學至於致知格物則天下之理斯得雖質之愚而不明者寡矣夫愚柔之質

質之不美者也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求變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之甚矣

上蔡謝氏曰誠是實理不是專一尋常人謂至誠止是謂專一實理則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不是安排來　又曰誠是無虧欠忠是實有之理忠近於誠　又曰學者且須是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

所為知天之所爲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有我不能窮理人誰識真我何者爲我理便是我窮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曰理必物物而窮之乎曰必窮其大者理一而已一處理窮觸處皆通恕其窮理之本歟

延平楊氏曰道一也有天人之辨賢聖之别者誠與誠之者異而已其歸無二致也孔子曰上智與下愚

不移而此曰雖愚必明何也曰天地之性一而已為上智為下愚氣稟異也故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不謂之性也若夫學之而弗能問之而弗知思之而弗得辨之而弗明行之而弗篤而遂措焉不知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則是愚者之不移也尚何明之有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曾不及一誠何也論語之教人凡言忠信恭敬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入之之方中

庸言其志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志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亦猶是矣

河東侯氏曰誠者天之道生而知之堯舜性之者是也誠之者人之道學而知之湯武反之者是也誠者天之道聖人人倫之至化而無跡從容中道思勉不在言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之擇善者也弗能弗知弗得弗明弗篤弗措而固執之者也所謂勉而中思而得者也人一能

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則又困而學之者也果能此道則愚必明柔必強曲能有誠也堯舜性仁無時而不中不必更言中不中由仁義行者也不待乎思勉也與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相去甚遠學者若於此有所得則氣味深長不可放過潛心力久玩味絶熟庶可也誠者天之道只於聖人分上言之猶未盡誠之藴必須自得仍於天道人道上分別得從容處方見誠與誠之者不同若只恁地說過亦不濟事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章第六節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

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此誠之之目也有弗學而下言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此言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内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

此篇之樞紐也又案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詞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　或問誠之為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

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真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閒唯天理為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唯聖人之心為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

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爲天也沖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爲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以息之葢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

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支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忮害雜之則所以為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爲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為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偽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唯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

之不義其為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為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為善而不能不為知其如是為惡而不能不去則為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慎恐懼

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為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為善也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觀之則其為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真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為不誠耳　又曰

諸說周子至矣其上章以天道言其下章以人道言愚於通書之說亦既略言之矣程子無妄之云至矣其他說亦各有所發明讀者深玩而默識焉則諸家之是非得失不能出乎此矣　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

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曰呂氏之說之詳不亦善乎曰呂氏之說最為詳實然深考之則亦未免乎有病蓋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不博及其積累而貫通焉然後有以深造乎約而一以貫之非其博學之初已有造約之心而姑從事於博以為之地也至於學而不能無疑

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略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問之不可以不審或曰成心亡而後可進則是疑之說也非疑而問問而審之說也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反之心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索以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為一然使其思也或大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大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

必貴於能慎非獨為反之於身知其為何事何物而已也其餘則皆得之而所論變化氣質者尤有功也

曰何以言誠為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掩者也戒慎恐懼而慎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

物有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豈無實而有是哉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固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偽也蓋自然而實者天

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覆乎此而其所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賛化育則亦眞實無妄之極功也卒章尚絅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内省者慎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慎恐懼而無己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葢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

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

北溪陳氏曰誠於忠信極相近須有分别誠是就自然之理上形容此一字忠信是就人用功夫上説後世説誠都差了伊川方云無妄之謂誠晦翁又謂真實無妄之謂誠尤見分曉今人動以至誠兩字加諸人只成謙恭敬謹之意不知誠者乃真實無妄之謂至誠乃真實極至無一毫不盡惟聖人可以當之如何可容易加諸人　又曰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

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然又如天行一日一夜一週而又過一度與日月五星之運行躔度不差至於萬物之生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自古至今無一毫差錯盡是真實道理此所謂其物不貳則生物不測就人論則實理流行付予於人在吾身日用常常流行發見但人不察耳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無非實理發見良知良能不待安排又如乍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怵

惕之心至行道乞人饑餓瀕死而蹴爾嗟來之食乃不屑就此皆降衷秉彛真實道理自然發見雖極惡之人物欲昏蔽良心之實終不可殄皆天理流行真實處及就人做工夫處論則只是慤實不欺之理全體慤實固誠也一言一行之實亦誠也　又曰君子誠之為貴誠之者人之道此皆就做工夫上論要得真實無妄

延平周氏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天也而

聖人不以天廢人擇善而固執之者人也而賢人必以人助天學而有所未能則問之問而有所未知則思之思而有所未得則辨之既辨矣然後行之蓋求之於人而又求之於己者善學者也愚之對者知而不言知柔之對者剛而不言剛何也蓋言其性則愚不止乎知而必至於明者言其才則柔不止於剛而必爲強者也何以言之莊周嘗謂使知者求之不得然後使明者求之是明對知爲重臯陶之九德則強

出於剛是剛對強爲次

廣安游氏曰春秋以來人各以意之所見爲善自以爲孝而陷於不孝申生是也自以爲忠而陷於不忠荀息是也自以爲仁而陷於不仁宋襄公是也自以爲義而害於人倫於陵仲子是也自以爲廉而害於大體楚子發是也若此者各自以其所見爲善孔子憂之作春秋以明至善之歸以爲當世之人其所以陷於不善者其意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心非不

善擇之不精講之不詳故至於此故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凡此者皆所以精擇之以求明乎至善也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皆所以求至乎至善也學之問之辨之行之而弗措凡以善之難明而易以有毫釐之差也

范陽張氏曰欲擇善固執不由學問思辨篤行中求所謂善者未必善而執者非所當執也學必有疑疑則必問問而未喻必思思之至深必辨辨之已徹必

行自然之理也怠慢之心常起於無味有志之士常弗措於可措此所以不畏天資之愚而畏怠惰而自絕者也茍加學問昬氣自除愚者明矣懦氣自去柔者強矣愚懦者尚可進道況秀艾之士哉

施氏曰自然而然謂之天使然而然謂之人誠者得之於天自然而然者也故言天之道則以天合天而已誠之者成之於人使然而然者也故言人之道則以人相天而已以天合天則無事於有為故不勉而

中不思而得動則合道而已此人之所以聖也以人相天則假修為而後至見善不明則不足以擇善用心不剛則不足以固執之者也學以窮其理故欲博思以精其義故欲慎學之博矣而繼之以審問則日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矣此則閲理多矣思之慎矣而繼之以明辯則日減其所有而損其所成矣此則見理明矣然後知其所要勤而行之則能有所至故不可以不篤篤者力行而至也

江陵項氏曰學所未能問所未知思其所以然辨其所不然行其所當然　又曰學之於古問之於今思之欲其契於心辨之欲其合於道行之則爲我有矣　又曰學而又問則取於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精知是而後可以行矣

象山陸氏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

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辨而曰吾唯篤行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才質之卓異踐履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顧有所不

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爲而傲知學之士哉

吳興沈氏曰性一也語其無所不在則曰道語其有一而未形則曰中語其眞實而明妙則曰誠其歸皆性也中庸之說其始曰性其中曰中及其終也又變其目曰誠命名雖有不同其出於性則一也特有毫釐之辨耳夫誠一也有即事而誠當機而會所謂天之道也有因學問而復明人之道也天之道舜之大

智是也人之道顔子之拳拳服膺是也子思又以誠
之者之事必待乎措入之路學問思辨與行以下是
也易曰舉而措之又曰禮義有所措措之為言處其
所當安之義也知夫誠之所在則得夫博學審問慎
思明辨篤行之力至於有所措則至夫誠矣與從容
中道其歸一揆也故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果能此道
蓋必然之理果者決也決然能是道者也
宓氏曰人之稟性有利有鈍故其得道有易有難一

能之十能之此其性之利者也性之鈍者勿苦其難而自棄也他人一能之已當百以及之他人十能之已當千以及之蓋騏驥一日千里駑馬十駕亦將千里也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所謂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雲川倪氏曰天性昏愚求變而爲賢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然必立志之堅然後可

晏氏曰非見善明者不能擇善非用心剛者不能固執唯賢者然後能此顏淵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是也博學者學之廣欲其强記審問者問之詳欲其多聞所以外資諸人也慎思者精思其意旨明辨者辨白其是非所以内資諸已也資諸人者既致其廣大資諸已者又盡其精微然後繼之以篤行之則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也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而終於仁以行之楊子曰學以治之思以

精之而卒於不倦以終之與此同意

蔡氏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先言仁後言智擇善而固執之先言智後言仁亦可見聖人君子之德闕而不亂　又曰雖愚必明求智之事也雖柔必強求仁之事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鄭氏曰自由也由至誠而有明德是聖人之性者也由明德而有至誠是賢人學以誠之也有至誠則必

有明德有明德則必有至誠

孔氏曰此一經顯天性至誠或學而能兩者雖異功用則相通

河南程氏曰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伊川又曰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反而誠之聖人也伊川又曰孔子之道

發而爲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伊川問横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

横渠張氏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于窮理也謂先自性理會來以至於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於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會以推達於天性也

藍田呂氏曰自誠明性之者也自明誠反之者也性之者自成德而言聖人之所性也反之者自志學而言聖人之教也一本云謂之性者生之所固有以得之謂之教者由學以復之成德者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理義皆由此出也天下之理如目睹耳聞不慮而知不言而喻此之謂誠則明志學者致知以窮天下之理則天下之理皆得卒亦至於實然不易之地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此之謂明則誠

建安游氏曰自誠明由中出也故可名於性自明誠自外入也故可名於教誠者因性故無不明明者致曲故能有誠學不可以已加之誠意而已其誠不息則雖愚必明況其本智乎雖柔必強況其本剛乎及其成功一也豈不信哉

延平楊氏曰自誠而明天之道也故謂之性自明而誠人之道也故謂之教天人一道而心之所至有差焉其歸則無二致也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程子諸説皆學者所傳録其以内外道行為誠明似不親切唯先明諸心一條以知語明以行語誠爲得其訓乃顔子好學論中語而夫子之手筆也亦可以見彼記録者之不能無失矣張子蓋以性教分爲學之兩塗而不以論聖賢之品第故有由誠至明語程子之辨雖已得之然未究

其立言本意之所以失也其曰誠即明也恐亦不能無誤呂氏性教二字得之而於誠字以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為説則似為得其本旨也且於性教皆以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為言則至於云者非所以言性之之事而不易云者亦非所以申實然之説也然其過於游楊則遠矣

兼山郭氏曰自誠明謂之性由性以誠也自明誠謂之教由教以誠也本乎性故有生知由乎教故非學

則不得也率性之謂道自誠而言之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自明而言之也明之與誠及其成功一也

涑水司馬氏曰率由誠心而智識自明此天授聖人之性也由智識之明求知道者莫若至誠故誠心爲善此賢者修聖人之教也所稟賦於天有殊然茍能盡其誠心則智識無不明矣

高要譚氏曰夫唯已極其至無所用力故六通四闢無所不知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謂之性云者指性示

人使人知所至之處也夫唯未極其至須先用力致知格物始見本性故曰自明誠謂之教謂之教云者用此立教使人知修習之方也自誠而明者性合天道自然開廓明達如人安居本舍坐觀庶事故曰誠則明矣自明而誠者先明乎善然後反身而誠如人出外復歸先須辦認本舍然後入而居之故曰明則誠矣謂之性者聖人之事謂之教者學以成聖之事唯能自明而誠即能自誠而明矣此相終始之說也

新定顧氏曰所謂體乎天理無一毫之偽誠之謂也知乎天理無一毫之蔽明之謂也由誠而明資稟至粹人偽不萌則於天下之事理自無不知此聖人之事出乎天理之本然者也堯舜性之此之謂也由明而誠講學既精灼見此理私欲克除復乎天理之真此賢人之事出乎教習之使然者也湯武反之蓋其人也誠則明矣譬如太虛纖翳不生萬象呈露明則誠矣晨光既升陰邪屏息大虛湛然

蔡氏曰言性教之道雖異而本末一貫也誠明謂無息而仁智自著明誠謂由智仁而造無息下言聖人君子之德者即此義而推衍之也　又曰自哀公問政至明則誠矣蓋夫子之言而子思述之上以結修道與教與達德達道之事下以起聖人君子天人之道而備論之也

禮記集説卷一百三十二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三　　宋　衛湜　撰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鄭氏曰贊助也育生也

孔氏曰此明天性至誠聖人之道也

河南程氏曰盡己為忠盡物為信極言之則盡己者

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爲僞矣易无妄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又曰贊天地之化育自人而言之從盡其性至盡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是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　又曰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明道　又曰至誠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謂贊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 明道 又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縁知性知天盡己心則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則直養之而已 又曰凡言充塞云者却似箇有規摹底體面將這氣育實之然此只是指而示之近耳氣則只是氣更說甚充塞如化育則只是化育更說甚贊贊與充塞又早

却是別一件事也伊川

横渠張氏曰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即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又曰性者萬

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唯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又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之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又曰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

贊化育之一端與

藍田吕氏曰至於實理之極則吾生之所固有者不越乎是吾生所有既一於理則理之所有皆吾性也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别而爲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為強柔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已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爲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稟

有多寡故為强柔稟有偏正故為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唯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係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能盡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幾矣故行其所無事順以養之而已是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如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至于民之析因夷隩鳥獸之孳尾希革毛毨氄毛無不與知

則所贊可知矣天地之化育猶有所不及必人贊之而後備則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地並立爲三才此之謂與天地參

建安游氏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太焉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千萬人之性一己之性是也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萬物之性一人之性是也故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同焉皆得者各安其常則盡人之性也羣然皆生者各得其理則盡

物之性也至於盡物之性則和氣充塞故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夫如是則天覆地載教化各任其職而成位乎其中矣

延平楊氏曰性者萬物之一原也非夫體天德者其孰能盡之能盡其性則人物之性斯盡矣言有漸次也贊化育參天地皆其分内耳　又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已之性則能

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故也

河東侯氏曰或問天下將亂何故賢者便生得不豐厚曰氣之所鍾便如此曰有變化之道乎曰在君相斡施之力爾若舉賢任能使政事治而百姓和則天地之氣和而復淳厚此天下所以有資於聖賢有賴於君相也子思曰贊天地之化育正謂是耳若曰治亂自有數而任之則何賴於聖賢哉子思所以言贊

化育也書亦曰祈天永命如此而已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或問至誠盡性諸說

如何曰程子以盡己之忠盡物之信為盡其性蓋因其事而極言之非正解此文之意今不得而録也其論贊天地之化育而曰不可以贊助言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曰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則亦若有可疑者蓋嘗竊論之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若人之所為而其所

以為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為也又況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為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一之致多或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意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唯其所謂止是一理而天

人所為各自有分乃為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也至於窮理至命盡人盡物之說則程張之論雖有不同然亦以此而推之則其說初亦未嘗甚異也蓋以理言之則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固不容有漸次當如程子之論若以其事而言則其親疏近遠深淺先後又不容於無別當如張子之言也呂游楊說皆善而呂尤確實楊氏萬物皆備云者又前章格物誠身之意然於此論之則反求於身又有所不足言也

胥失之矣

涑水司馬氏曰人皆有仁義禮智之性惟聖人能以至誠充之如能盡其性然後修其道以教人使人人皆盡仁義禮智之性如此則其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陰陽和風雨時鳥獸蕃滋草木暢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萬物莫不遂其性豈非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功德參於天地哉易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之謂也

嵩山晁氏曰人物之性與天地之化育皆吾性之誠也天地之性不可見而見之於化育也然此非次第而言之也猶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則能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也其所言之若彼者何也以其理相因非心知其意者莫之能喻也物性之麤非後於人之性而得之者也

廣安游氏曰盡猶極也言極乎其性之理而得其性之正也盡者生於有者也孟子曰有諸己之謂信下

文又云不誠無物夫無得於中未有自信者也夫是物也惟其有之故信其物之有是不誠不信則無是物也惟至誠能有其信故能盡其性耳目鼻口與物相汩則不知夫性之所在不知夫性之所在何所盡之哉惟天下至誠為能以仁智勇治其心心治而喜怒哀樂得其正而性之全體可得而盡矣盡性之理而得其正聖人能事畢矣非特己也惟人亦然非特人也惟物亦然非特物也天地亦然己也人也物也

天地也其性之理則一而已

長樂陳氏曰天下一性耳能盡已性則必能盡人之性而物之性亦可自此推之故能盡人之性亦能盡物之理但所以盡者有次第也不先盡已之性於人物何有哉天地之化育不過及夫人物而已能贊天地之化育自然與天地參也

晏氏曰所謂盡性者充足其四端之善彌滿於一性之中而無餘藴也非天下至誠不能臻此

海陵胡氏曰性者五常之性聖人得天之全性衆人則稟賦有厚薄聖人盡己之性以觀人之性然後施五常之教以教人使仁者盡其所以為仁義者盡其所以為義至於禮智信皆然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性物萬物也萬物之性雖異於人然生育之道愛子之心至深至切與人不殊故聖人將盡物之性設為制度定為禁令不使失其生育如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交於萬物有道故物無不

盡其性物既盡性則可以賛助天地化育之功天地以化育為功聖人以生成為德可以輔相天地之宜賛助天地之化育其功與天地參美矣

高要譚氏曰何謂至誠極實理之至云爾實在我已極其至即能盡一已之性矣一性之初聖人衆人所得均也然衆人後知後覺必待先知先覺者為之開明然後能復其初聖人既盡在我之性此所以能盡人之性也一人之身物理皆備聖人既能盡人之性

則推以及物故能使草木昆蟲皆遂其生鳥獸魚鼈罔不咸若此所以能盡物之性也詩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此盡人之性也詩云王在在靈囿麀鹿攸伏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此盡物之性也人者天地所生物亦天地所生天地生之聖人成之天地化育之道待聖人而後備此則贊之義也人之為號本與天地並稱唯其在已者有所未盡不能推之於人物無補造化故於天地不相似聖人盡已之性而進乎贊化育

之功則是上下與天地同流此則參之義也或曰聖人在下道不得行盡己固可亦安能盡人盡物贊化育與天地參乎曰聖人有德有位其道行乎天下聖人有德無位其道明乎天下功用皆同無二事也

新定錢氏曰洞徹底藴略無纎毫欠闕非謂有加於其所固有也譬之日月而或蝕焉有一分之未復即有一分之未盡復之如故全體全明所謂能盡如斯而已賢者覺其本性雖已明徹然未到知天命未到

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地猶是未可謂之能盡也必聖人而後可也

雲川倪氏曰或曰人之性一故盡已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若萬物之性與人不同而曰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何也曰物之性固不與人之性同然其好生惡死一也是以聖人生之不傷使之各遂其性故可以賛天地化育也此曰盡性孟子乃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何也孟子推原子思之義又本之於心也然

盡心而合於天理去其私心則可以盡性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鄭氏曰其次謂自明誠者也致至也曲猶小小之事也形謂人見其功也著形之大者也明著之顯者也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爲善也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賢人習學而致至誠

河南程氏曰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

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伊川　又曰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伊川　又曰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去氣偏處發是致曲去性上修便是直養然同歸于誠　又曰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自有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明道　又曰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就一事

中用志不分亦能有誠如養由基射之類是也誠則形誠後便有物如參前倚衡如有所立卓爾是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跡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伊川

橫渠張氏曰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

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

藍田吕氏曰至誠者與天地參則無間矣致曲者人之稟受存焉未能與天地相似者也人具有天地之德自當致乎中和然稟受之殊雖聖賢不能免乎偏曲清者偏於清和者偏於和皆以所偏為之道不自知其偏如致力於所偏用心不二亦能即所偏而成德故致力於所偏則致曲者也用心不二則曲能有誠者也能即所偏而成德如伯夷致清為聖人之清

柳下惠致和為聖人之和此誠則形者也德有定體則遂其所就文節著明故曰形則著一曲之德致文成章則無以加矣無以加則必能知類通達餘善兼照曲之果為曲也故曰著則明幾者動之微也知至而不能至之則不可與幾矣故知至則舍其曲而趨其至未有不動而徙義者也故曰明則動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有心乎動動而不息雖文有小大之差然未有不變者也故曰動則變變

者復之初復於故則一於理圓神無滯不知其所以然與至誠者同之故曰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
又曰變者如病始愈以愈為樂如迷始悟以悟為得及其久則愈者安然無憂不知所以為樂悟者沛然自如不知所以為得故能純一不雜混混一體無形色可求無物我可對然後可以謂之化
建安游氏曰誠者不思不勉直心而徑行也其次則臨言而必思不敢縱言也臨行而必擇不敢徑行也

故曰致曲曲折而反諸心也擬議之閒鄙詐不萌而忠信立矣故曲能有誠有諸中必形諸外故誠則形形於身必著於物故形則著誠至於著則内外洞徹清明在躬故著則明明則有以動衆故明則動動則有以易俗故動則變變則革汙以為清革暴以為良然猶有迹也化則其迹泯矣日用飲食而已至於化則神之所為也非天下之至誠孰能與於此

延平楊氏曰能盡其性者誠也其次致曲者誠之也

學問思辨而篤行之致曲也用志不分故能有誠誠於中形於外參前倚衡不可揜也故形形則有物故著著則輝光發於外故明明則誠矣未有誠而不動動而不變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非動乎曲能有誠在一曲也明則誠矣無物不誠也至於化則非學問思辨篤行之所及也故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

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唯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禀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人自孩

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言之則唯聖人為能
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
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
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
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
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以
擴充其四端者是也程子之言大意如此但其所論
不詳且以由基之射為說故有疑於專務推致其氣

質之所偏厚而無隨事用力悉有衆善之意又以形
為參前倚衡所立卓爾之意則亦若以為己之所自
見而無與於人也豈其記者之略而失之與至於明
動變化之說則亦無以易矣若張子之說以明為兼
照動為徙義變為通變化為無滯則皆以其進乎内
者言之失其指矣盖進德之序由中達外乃理之自
然如上章之說亦自己而人自人而物各有次序不
應專於内而遺其外也且夫進乎内之節目亦安得

如是之繁促哉游氏說亦得之但說致曲二字不同非本意耳楊氏既以輝光發外為明矣而又引明則誠矣則似以明為通明之明既以鶴鳴子和為動矣而又曰化非學問篤行所及則似以化為大而化之之化此其上下之意不相承續且於明動之間本文之外別生無物不誠一節以就至誠動物之意尤不可曉今故不能盡録然亦不可不辨也

新定顧氏曰上章言自誠而明之事此章言自明而

誠之事也自明而誠學者之事也較之自誠而明則抑其次矣曲之為言與直對立至誠之道自性而推之則為直致自學而反之則為致曲易曰反復其道子曰克已復禮為仁孟子曰湯武反之也皆致曲之謂也曲能有誠即前章所謂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推言化之本於至誠也上章發端言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推其極至於與天地參此章發端言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推其極

至於變則化子思子懼人以此二章所言為有優劣也欲示人以其所同則斷之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夫前後二章發明功用若有不同而唯天下至誠一辭則無不同夫茍均之曰唯天下至誠也則其功用又安可以二觀哉

兼山郭氏曰致曲者曲盡之也曲能有誠由力使之然也至於誠則形以至變則化馴致其道而終於誠則無異也

虙氏曰自内以達外者誠之所以成己由淺以至深者誠之所以成物蓋君子之道出乎身者固有其序入於人者亦有其漸也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所謂自内以達外也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所謂由淺以至深也君子之誠存於心者至矣及其發於外也有不可揜焉形則形於身著則著於行明則明於天下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所謂形也愛敬之道著而為仁義中和之德著而為禮樂所謂著也非特

人知之鬼神其知之矣非特鬼神知之天其知之矣所謂明也君子之誠已如此庸非自内以達外乎唯其誠之已至於明則所積者厚矣及其推之以成物始則有以感動乎衆心中則有以變易其舊習終則有以化成其德性如風之震蕩鼓舞所謂動也如春之枯榮甲拆所謂變也如夏之長養成遂所謂化也君子之成物如此庸非由淺以至深乎文王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

則明此可見矣由德廣所及以至於道化之行由無犯非禮以至於猶惡無禮故序詩章亦言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所謂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此可見矣然文王生知之聖人也自誠者也此之所言致曲之賢人也思誠者也由賢以至於聖自人而入於天蓋亦同歸一揆而已矣故中庸言此必終之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蓋以曲能有誠者可與天下至誠者為一體也

温陵陳氏曰或以曲為小善已非矣又以為偏曲之曲道何嘗有偏偏則非道矣曲如揚雄所謂途雖曲而通諸夏川雖曲而通諸海入道之門户固應曲致也如孔門或以愚或以勇或以魯或以達而入道所謂委蛇致曲而入乎道也致如學以致其道之致小德川流亦是致曲之意

高要譚氏曰致曲之為言致其委曲以求本性之實理非直造徑達之謂也既非生而知之直造徑達容

有所未能當隨才識高下專心致志委曲以求之求得本性因而誠之使有諸己則亦與從初自誠者無以異矣故曰曲能有誠能化云者言至誠之妙用所過者化也語至誠極於能化則知其所謂存者有不測之神矣贊化育與天地參皆不外是此所謂及其成功一也孟子言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即此曲能有誠之說也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即此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之說也大而化之之

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即此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之說也

永康陳氏曰一室皆闇必有容明之所從其容明之處而闢之此致曲之法也

嚴陵喻氏曰至誠之理自所性而達乎外者直也由學問以復乎內者曲也

建安真氏曰前章贊化育參天地乃至誠之極功而其本則盡己之性而已此聖人所以可學而至也其

次致曲即學之事曲猶曲禮之曲葢聖人生知安行不待致曲自能盡性自大賢以下則必於纎微委曲而用其功即前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意顔子之四勿曽子之三省皆致曲之事也

晉陵錢氏曰曲謂行事之委曲若曲禮之類致力於曲亦能有誠誠則形謂有諸内必形於外也形則著人得而見之也著則明其德昭明人不能掩也明則動人為不善者不能自安也動則變人從之也變則

化化民成俗不知其所以然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鄭氏曰可以前知者言天不欺至誠者也前亦先也四體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

孔氏曰此言身有至誠可以豫知前事禎祥吉之萌

兆本有今異曰禎國本有雀今赤雀來是也本無今有曰祥國本無鳳今有鳳來是也言國家之將興必嘉善慶祥妖孽謂凶惡之萌兆妖傷也傷甚曰孽左傳云地反物為妖說文云衣服歌謡草木之怪為妖禽獸蟲蝗之怪為孽見乎蓍龜卦兆動於龜之四體也善謂祥不善謂禍至誠之道豫知前事如神之微妙故云至誠如神

河南程氏曰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

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野狐精也又曰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

藍田呂氏曰誠一於理無所間雜則天地人物古今後世融徹洞達一體而已興亡之兆猶心之有思慮如有萌焉無不前知蓋有方所則有彼此先後之别既無方所彼則我也先即後也未嘗分别隔礙自然達乎神明非特前知而已一本云至誠與天地同德

與天地同德則其氣化運行與天地同流矣興亡之兆禍福之來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前知況乎誠心之至求乎蓍龜而蓍龜告察乎四體而四體應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此至誠所以達神明而無間故曰至誠如神動乎四體如傳所謂威儀之則以定命者也

建安游氏曰至誠之道精一無間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無聲無臭而天地之間物莫得以遁其情矣不既

神矣乎此非人所能測也至於前知之實則近考諸身遠驗諸物大有以知國家之興亡小有以知一身之禍福此人之所同見也故至誠如神如神云者因人所言見之也

延平楊氏曰誠即神也上下與天地同流則兆乎天地之間者庸有不知乎以上言見乎蓍龜動乎四體則善不善已形焉故曰如神而已　又曰君子一於誠而已唯至誠為可以前知故不逆詐不億不信而

常先覺也抑亦以是為賢乎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欺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河東侯氏曰至誠之道學者須是心明意得然後可以知之如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可以理得不可以跡考可以默識不可以言窮今夫四時之代謝日月之晦明鬼神之吉凶皆至神之道也知其所以然則國家之興亡其禎祥其妖孽煥然知之矣一人之心天地之心一人之為天地之為一

物之理天地之理一身之氣天地之氣喜怒哀樂少
動於中則達乎面目見乎四體況天地之廣大國家
之盛衰其有不見乎故問之蓍龜而蓍龜動以應候
乎四體而四體動以知禍福善惡各以物至如高宗
之夢文王之卜神降於虢星入於秦皆其物也故曰
至誠如神神即誠也不可以行至疾速言之
河南尹氏曰嵩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其名謂
其亦窮經之士董平日未嘗出庵伊川至其舍語甚

歟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静自明也尹子問於伊川伊川曰静則自明也祁寛問於尹子曰豈非中庸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乎尹子曰也不必如此説只是久静自明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

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先生曰無私偽則常虛明　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吕氏蓋得之矣其論動乎四體為威儀之則者尤為確實游氏心合於氣氣合於神之云非儒者之言也且心無形而氣有物若之何而反以是為妙哉程子用便近二之論蓋因異教之說如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故就之而論其優劣非以其不用而不知者為真可貴而賢於至誠之前

知也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朕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之私也亦何害其為一哉

延平周氏曰禎祥者將興之兆朕也妖孽者將亡之兆朕也見乎蓍龜驗之物也動乎四體驗之已也禍之將至福已伏之而其所以召福之善必先知之福之將至禍亦倚之而其所以召禍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言禍則先於福而言不善則次於善也

海陵胡氏曰此一節言至誠前知之事由身有至誠而其性明性既明則可以豫知前事雖未萌未兆可以逆知國家將興將亡之理若進賢退不肖其政教皆仁義雖未大興至誠之人必知其將興也又天必有禎祥之應若小人在位賢人在野政教廢弛綱紀紊亂雖未絕滅至誠之人必知其將亡也又天必有妖孽之應此皆至誠前知默契天意者也蓍龜先知之物聖人有先知之見如蓍龜之靈也人有四體四

體之動必先知之聖人於禎祥之兆亦先知之神者
陰陽不測之謂也
江陵項氏曰此一章言性者處處明白與天無間天
之道也下章誠者自誠也而下言教者處處篤實與
人無間人之道也
施氏曰一身之所有至理具焉一心之所存神明舍
焉反身而誠則清明在躬猶日中天地容光必照矣
故不待興亡之已至而知之於禎祥妖孽之始不待

乎禍福之已形而知之於善不善之初非前知者其能是乎易曰知幾其神乎

莆陽林氏曰人之精神當闃寂無人之所景物幽閒之處内外豁然是得其本性少頃思慮一起便坐不得故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今人終日於膠膠擾擾之地得少頃閒静便覺快樂是其本性然也況終身受用於誠者乎且居乎環堵之室更歷歲月之久户外之屨皆能逆知其為某事以其心静故也以此觀

之周公仲尼雖無天子之位然逆定之數可以前知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禎祥如火流為烏鳳鳴朝陽之類妖孽如三川之震夷羊在牧之類故可以前知也如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此皆逆定之數為堯湯者能為之先具爾烏能使之必無也見乎蓍龜謂人有吉凶禍福之事盡見於蓍龜四體者謂吉凶禍福盡見於人之俯仰屈伸之際

長樂陳氏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

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至誠之道也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果得傅說宣王有撥亂之志側身修行上天祐之為生賢佐果得申甫此其明驗歟范陽張氏曰福將至則善念見禍將至則慾念形既先知則以誠造化轉移變易使禍為福妖孽為禎祥將亡反為將興蓋無難事也故曰至誠如神兼山郭氏曰自君子觀之謂之知幾自衆人言之謂之前知易曰知幾其神乎

高要譚氏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自不學者言之事似渺茫近乎恠誕而不可信自篤學者言之事皆性中所有纔能存養不失其全便能至此無足疑也夫何故識得性與心之體即灼然見此事皆存養所致也性之在人非槁木死灰兀然寂然不生不出而已其中虛明自然透徹物有動乎其外而吾必覺知於其內凡天下事物有形有聲有臭有味有名有數與吾耳目口鼻手足相接者莫不皆先覺知不特如此

天地之間薄海內外凡實有是事實有是物雖吾耳目口鼻手足之所未嘗及者一有感乎其中亦莫不皆有覺知此乃一性之靈可以應無方之變者蓋天機將動之時也夫是謂之心識得此理當其本心覺知之時專精致一固守勿失使此一性之靈常存不散性本虛靜虛極則通靜極則明正如持鑑當中一影一像靡不畢見天下禍福善惡之事既實有而不虛端兆纔萌無有不知者矣故曰至誠如神胡不觀

諸易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然不動者存養之力也感而遂通者前知之驗也此章重處全在至誠而前知之說特以明其效驗非如俗學專尚神怪而不知理之所在也

柯山周氏曰禎祥非必甘露醴泉如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則周室將興可知矣妖孽非必石言神降如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則周室將亡可知矣況假之於著龜動之於

四體禍福將至有顯然之理乎

晉陵錢氏曰禎祥若麟鳳嘉禾之類妖孽若雉雊桑穀共生之類著龜卜也四體以身喻國家之四方也

閒居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福將至以善而知其福禍將至以不善而知其禍蓋幽明一理人欲蔽之至誠則無不知矣

蔡氏曰此主誠者之用為言至誠前知是言聖人既盡人物之性則知之無一而不明處之無一而不當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如造化之神也

廣漢張氏曰此謂神指造化之迹者故曰如謂至誠則感應不窮也若如所謂所存者神則誠即神矣

新定顧氏曰至誠之道極天下之清明清明天德也惟秉天德故能知天數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至誠如神鬼神之靈於事先知固也而至誠者實似之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鄭氏曰物萬物也亦事也以至誠成己則仁道立以至誠成物則知彌博此五性之所以為德也外內所須而合也外內猶上下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

孔氏曰人有至誠則能與萬物為終始若無至誠則不能成其物誠者非但自成己身又能成就外物若能成就己身則仁道與立若能成就外物則知力廣

遠合外内之道者無間内外皆須至誠時措之宜措猶用也得其時而用無徃不宜也

河南程氏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伊川　又曰聖人言忠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明道　又曰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餒便是闕了他浩然之氣處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闕了他則便這裏没這物　又曰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况欲為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　又曰成己須是仁推成己之道成物便是知　又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

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喪己伊川　又曰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韞也明道

又曰須是合内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内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伊川　又曰時措之宜言隨時之義若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伊川

藍田呂氏曰誠不為己則誠為外物道不自道則其道虛行既曰成矣苟不自成就如何致力既曰道矣非己所自行誰與行乎實有是理乃有是物有所從來有以致之物之始也有所從亡有以喪之物之終也皆無是理雖有物象接於耳目耳目猶不可信謂之非物可也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自無內外人有是形而為形所汩故有內外生焉惟生內外之別故與天地不相似若性命之德自合乎內外故

具仁與智無己無物誠一以貫之合天德而施化育故能時措之宜也　一本云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者也吾信乎此則吾德實矣故曰誠者自成也吾用於此則吾道行矣故曰道自道也夫誠者實而已矣實有是理故實有是物實有是物故實有是用實有是理故實有是心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是皆原始要終而言也箕不可以簸揚則箕非箕矣斗不可以挹酒漿則斗非斗矣種禾於此則禾之實可收也種

麥於此則麥之實可收也如未嘗種而望其收雖莠稗且不可得況禾麥乎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也故君子必明乎善知至則意誠矣既有惻怛之誠意乃能竭不倦之強力竭不倦之強力然後有可見之成功苟不如是雖博聞多見舉歸於虛而已是誠之所以爲貴也誠雖自成也道雖自道也非有我之得私也與天下同之而已故思成已必思所以成物所謂仁知之具也性之所固有合内外而無間者

也夫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自無內外之別人有是形而為形所梏故有內外生焉內外一生則物自物己自己與天地不相似矣反乎性之德則安有物我之異內外之別哉故具仁與知無己無物誠一以貫之合天德而施化育故能時措之宜也 又曰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學不厭所以成己此則成己為仁教不倦所以成物此則成物為知何也夫盡性之德合內外之道以成己則仁之體也

推是以成物則知之事也自成德而言也學不厭所

以致吾知教不倦所以廣吾愛自入德而言也此子

思子貢之言所以異也

上蔡謝氏曰或問言有物而行有常如何是有物曰

妄則無物是不誠也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終始

者有常之謂也物只是箇實存誠則有物問敬是存

誠之道否曰須是體便見得

建安游氏曰誠者非有成之者自成而已其為道非

有道之者自道而已自成自道猶言自本自根也以性言之為誠以理言之為道其實一也

延平楊氏曰誠自成道自道無所待而然也其為物終始天行也誠則形形故有物不誠而著乎偽則有作輟故息息則無物矣猶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廢焉尚何終始之有故以習則不察以行則不著以進德則不可久以脩業則不可大故君子唯誠之為貴萬物一體也成己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合天下

之公言之也成物知也即成己之道而行其所無事也知仁具性之德也有成己之仁故能合内外之道有成物之知故知時措之宜也　又曰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家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内外之道也若内外之道不合則所守與所行自判而為二矣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明此也　又曰知合乎内外之道則禹稷顔回之所同可見蓋自

誠意正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内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天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能也茲乃禹稷顔回之所以同也　又曰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此合内外之道也

河東侯氏曰上言誠者自成道自道子思恐學者以内外為二事知體而不知用故又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猶言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者也豈有能成己而不能成物者不能成物則非能成己者也人物雖殊理則一也故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此誠

之所以為物之終始而不誠之所以無物也下文所謂自成者蓋如此故君子貴之誠雖所以成己然在我者無偽則自然及物矣内外雖殊然皆性之德而唯誠者能之所以見於行事者以時措之而各得其宜也然必先成己乃能成物此道之所以必自道也

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游楊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為無所當且又老莊之遺意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亦唯程子

之言為至當然其言大略故讀者或不能曉請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為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諸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

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茍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為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為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

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為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其餘諸說

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為實理而不知其在人為實心是以為說太高而往往至於交互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正猶知愛之不足以盡仁而凡言仁者遂至於無字之可訓其亦誤矣呂氏所論子貢子思所言之異亦善而猶有未盡者葢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賔主之分亦不但為成德入德之殊而已也楊氏說物之終始直以天行二字為解葢本於易終則有始天行也之說假借依

託無所發明楊氏之言蓋多此類最說經之大病也又謂誠則形而有物不誠則輟而無物亦未安誠之有物蓋不待形而有不誠之無物亦不待其輟而後無也其曰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廢蓋亦輟而後無之意而又直以天無不實之理喻夫人有不實之心其取譬也亦不親切矣彼四時之運夫豈有時而已者哉

海陵胡氏曰學其所未能行其所未至思其所未得

是所以自成於己也修其道以自引導其自小賢至於大賢自大賢至於聖人是自道達其身也合内外之道者外則成於物内則成於己皆本至誠相合而行

嵩山晁氏曰誠與道一體而二名也其所以率性則一也皆無待於外者也

涑水司馬氏曰凡物自始至終誠實有之乃能為物若其不誠則皆無之譬如鳥獸草木之類若刻畫而

成或夢中暫睹豈其物邪况於仁義禮智但以聲音笑貌為之豈得為仁義禮智哉内則盡己之性外則化成天下皆會於仁義禮智信故曰合内外之道

馬氏曰夫成己者自愛之至所以為仁也成物者知周乎萬物所以為知也仁與知同出於德性而有得於己故曰性之德也仁由於内以成己知由於外以成物合而言之所以為内外之道也然措之必宜其時也蓋當其成己則不可以不知其成物之時當其

成物則不可以不知其成已之時措之宜也

吳興沈氏曰誠與道同出而異名也誠者非有所假而成也自然而誠者也道非有所假而道也自然而道者也性之為誠道天理之自然也容有一毫加損於其閒哉雖曰有所成有所道皆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誠者性也性之為體舉天地人物所從始所從終也仰觀於天則日月星辰風雲雷電雨露霜雪亦物也俯察於地山川河海草木丘陵亦物也遠取諸

物則鳥獸魚鼈跂行喙息亦物也近取諸身則鼻目口耳百體四肢亦物也在人倫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亦物也在人理則仁義禮智信亦物也是數者皆出入消長於一性之中不曰物之終始可乎此誠之為體如是惟見性者能知之然誠之為體固不在人加損也而人不可以不有誠焉人而不誠則何天地人物之有乎盡性而至於盡天地之性者誠也致曲而至於形著明動變化者誠之者也故君子誠

之爲貴唯君子之誠而天地人物從而有立則誠之
爲道豈特自成己而已抑所以成物也成己謂之仁
成物謂之智指仁智之定體也誠者性也仁知德也
故曰性之德也語其在己則謂之内語其在物則謂
之外揆之以誠則己與人物天地皆一體也無彼己
之間也是合外内之道也誠至於合内外則己與人
物天地之理皆曲成而不遺隨所措而無不宜矣
范陽張氏曰有始無終有終無始皆非誠也成己即

是成物以已與物同一源也使止知成已而不成物楊朱之為我也止知成物不知成已墨翟之兼愛也自人而觀之已者内也物者外也自誠而觀之已與物一體而已合外内而無所擇者此誠也

晉陵喻氏曰君子之於誠自成而已其於道自道而已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蓋終始不渝然後可以言誠不誠則無物何以使人觀而化與夫動天地感鬼神哉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也君子豈自成己而已哉使天下之民匹夫匹婦莫不被其澤百穀草木莫不蕃廡鳥獸魚鼈無不咸若則君子之志也人皆以成物為仁君子則曰成己者仁也成物者知也使吾之誠未至則未能正心而修身其何以成哉必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此成物之知舜所以為大知也與當是時視人如我視我如人天地即我我即天地所謂合內外之道也故時

措之宜也聖人之能事畢矣

臨川王氏曰以實於己者言之則為誠以誠而行之則曰道其實一理也是理也本與生俱生非由外鑠使人能反身而誠則是誠也豈非自成也人能率此以行之則是道也豈非自道乎使自外而為之則非誠道矣

高要譚氏曰誠自成也道自道也蓋明為己之學也天命之性已所固有誠者實此者也實有諸己故曰

自成道者行此者也力行由己故曰自道自云者言非他求皆自己分内事也誠與道皆己所固有非由外求故言其自成則命之曰誠言其自道則命之曰道要皆自己性命之理無二致也凡天下之物誠之則有不誠則無故物之終始全繫於誠也物之始謂物之所起處也物之終謂物之極盡處也指誠為物之所由起與物之所由盡則是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也蓋實有是理方有是物不誠則無是理故無是

物也凡可名言者皆物也只如天命之性雖己所固有儻不能反身而誠實有諸己則固有之性亦墮於虛無中矣所謂不誠無物者如此故君子誠之為貴言貴乎實有諸己也一人之身萬物皆備反身而誠既足以成己推此施之亦足以成物成己者其體全故謂之仁成物者其用周故謂之知蓋非仁則無以盡體諸己非知則不能推用於物故也仁知具足體用兼備此誠所以為性之德合內外之道也性之德

言實理之可據者也成已成物即此德也合內外之道言實理之兼體用也具仁與知即此道也其為德為道也如是故舉措唯時咸適其宜也夫誠之體為仁誠之用為智誠之實理可據曰德誠之實理可知曰道凡欲識仁知道德之所以名觀此即見之矣夫天理一也仁者體此知者知此禮者履此義者宜此信者有此故仁知道德與時措之宜皆以誠為本亦猶孟子言仁義禮知之端而不及信明人之有是四

端無不以信為本也此章雖不言義與禮如所謂時措之宜則義與禮在其中矣即此論之則堯舜之孝弟夫子之忠恕子思之言中庸孟子之言仁義皆一出於誠而已所謂一以貫之其在是歟

延平周氏曰必於性言德於外内言道者蓋性在我也故以其自得而謂之德内可以言道而外不可以言德故以其可由而謂之道仁不止於成已而以成已為主故孔子之教不倦亦謂之仁知不止於成物

而以成物為主故孔子之學而不厭亦謂之知

雲川倪氏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不誠無物者豈有此樂哉

蔡氏曰此主誠之者之用為言誠者是言天之道誠

之為貴是言人之道　又曰誠者生知安行成固自

然成道亦自然道乃天道生物不測之機也故曰物

之終始不誠則不能有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苟能

致曲盡誠之之道則其誠也非特成己所以成物也

學而至此則物我一源仁智兩盡性德合乎外内而時措皆宜於誠者天道之誠無間矣

新定錢氏曰孟子云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誠者己分當然之事豈為人而誠哉有一毫為人之心即非誠矣故誠乃自成而其道乃自道也非有假於外也我固有之也

新定顧氏曰誠之於物猶水之於波濤也水本質也波濤由水而生者也誠本質也物由成而出者也波

濤由水而生及波濤之泯則歸於水物由誠而出及物之終則歸於誠此物之所以始於誠而終於誠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以物之由誠而出也非誠其何以有物故曰不誠無物其曰成己仁也體是道於己謂之仁成物知也知物之當成謂之知要之成己成物皆此誠之運用流行仁知特強名爾其實則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外成物也內成己也分而言之則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總而言之則曰性之德也

合內外之道也合者兼總之意夫莫切於已賴誠而成仁之名由是得焉莫衆於物賴誠而成知之名由是得焉一性之德於是乎在內外之道於是乎合則誠也者夫豈可以斯須廢是以宜於時措時措云者無時而不用之也故時措之絕句宜也又自是一句

有問物始生於誠終復歸於誠如此則人死後歸于大道不復為鬼荅曰不然鬼神亦物也凡麗於陰陽者皆物事亦物也物之始生不應一頓便突出來

其化生之序氣感成象體具成形凡幾節奏死後不應便滅亦有幾許變化但未知為鬼神後其存滅又如何耳此却智慮所不能及人之所知固有限耳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三